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二 十 五 編

社 會 小 說

冰 雪 因 緣

卷 上
六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紓王
慶驥譯

名家小說恨天

五三分角

著者爲盧騷之友森破得。森氏此書不爲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宜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閒至悲至痛之事。曲爲開明。讀之令人增無窮之閱歷。

商務印書館出版

冷紅
生著

社會小說金陵秋

定價
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卽自稱冷紅生者也。先著什身。惟小說以評述爲多。此書乃具自撰以燃斤之筆。描寫近時社會。述兩軍戰。則慷慨激昂。敘才士。則人則風情。旖旎。允爲情文兼茂之作。

寄售處商務印書館

千五〇九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冰雪因緣六册)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

原著者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

譯述者 閩縣林魏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冰雪因緣卷六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

閩縣林紓
仁 and 魏易 同譯

第五十二章

慈惠之密昔司白老姆及其女愛立司二人對坐於小屋之中時爲晚春之黃昏此爲東貝語老約以消息確否之第二日母女相對無言老嫗省省如有所待其女亦似有所待而難以失望之態嫗家雖窮較之白老姆獨居時乃稍勝地既灑掃物事稍安置均其女所爲二人坐次天已垂暮陰陰之牆壁亦收入黑影之中愛立司曰母也彼決不來可以勿俟嫗不悅曰彼必能來女曰且少待之嫗曰汝以我爲孺子耶然我尙有智計足用吾決彼必不敢背吾約邇日吾於街上見之微引其衣彼回首盼我乃如遇癩蟆及吾問以得二人乎彼狀乃大變若厲鬼女曰得毋怒乎嫗曰豈特怒耶厥狀至無字可以形容其醜至於稱之爲怒又焉能肖果使吾稱彼人之

名。汝亦僅怒已乎。嫗且言且近櫺次。取殘燭照之。又坐以待時。門外已有足音。忽曰。汝聽之。吾已覺有人蹤矣。此等足音。似非吾鄰右之人行動者。吾鄰行步。無此壯闊之聲。愛立司曰。人至矣。母趣啟戶。嫗少開其扉。則招手引之。此時東貝入矣。旣入門。卽鄙穢不屑。立變其色。嫗鞠躬曰。如此卑陋之區。原不足以蒞大人玉趾。惟少坐亦不足以妨公。東貝側視愛立司曰。此爲誰。嫗曰。吾女也。大人勿防其人。吾女固悉知其事。東貝蹙額。似怪蹤跡爲人所知。又時時注視愛立司。似髣髴逝者之貌。而嫗足恭。至於無地。東貝曰。婦人。吾之至此。已自失其分際。然汝當知吾何爲而來者。是日汝默引吾袖。言汝知狀。吾故匆匆至此。以我思之。汝或無此巨膽而敢欺我。若訛我數錢以術愚我。則謬悠極矣。須知我若暴怒。則決非汝所堪。嫗自搓其手笑曰。今乃知大人先生之易怒也。惟今日之事。當請目覩而耳聆之。果能見信者。則當賜我以金錢。東貝曰。錢之爲物。固能致難致之物。爲難爲之事矣。果得吾耗。決予不吝。然當先聽吾言。果厚值者。亦必與厚酬。愛立司一無所言。此時忽曰。先生亦知金錢之外。

尙有物。愈於金錢者耶。東貝曰。若在爾室中。似金錢爲貴。愛立司曰。誠告公。世間固有重於金錢者。公亦知女子之怨恨乎。東貝曰。此少婦詞鋒頗銳。愛立司曰。吾之爲是言。卽請公釋然於懷耳。須知婦人之恨。固無分貧富貴賤。公家產此婦人。是間之人亦復不弱我。卽恨人蓄憾久矣。且我之所恨。正與公同。次骨者。卽此賊。東貝愕然。視愛立司。愛立司微哂曰。公我貧富不同。而唧恨於心。則無分別。至貧婦痛恨是人。此中委折之故。亦不告公。今日欲告公。以所在初無所爲。爲洩忿耳。至吾母者。久窮而貪。必以此消息鬻公金錢。此亦公理。公得賊母得錢。厥利均也。但非我之夙心。吾心已剖白。示公亦不必更爲喋喋。方愛立司與東貝語時。嫗至踉蹌。以爲開罪貴人。且經其女剖白。則爲值將賤而不貴。因微引東貝之衣曰。幸勿聽彼妄言。東貝左右視久。言曰。此時可以告我矣。嫗曰。當少待一人。此人至時。吾尙須以計誘取其言。東貝愀然曰。此何語也。嫗曰。先生勿怒。吾必予公以確耗。果彼人吞吐不言。吾將立撕而碎其軀。東貝曰。尙有一人來耶。嫗曰。然。東貝曰。然則消息得自彼人矣。嫗曰。然。東

貝曰。生人乎。嫗笑曰。生人。熟人均不係屬。然此人先生或能識之。惟其來時。我必匿公不聽見。彼見公將憎懾而不言。請公隱於小複室中。我問而公聽之。東貝內窺其複室。疑不敢入。嫗曰。公疑室中有客藏耶。嗟夫。多金之夫。懷疑亦夥。吾今以燈導公。用釋公疑。東貝引目隨光而矚。則空舍也。卽點首命去。其燈言曰。汝將立我於此。至於何時。嫗曰。爲時暫也。但數分鐘之久。東貝不言徘徊暗室之中。夷猶不自決。已而更行數匝。心緒轉向仇家。則亦不以久俟爲厭。方東貝行時。嫗仍坐而聽門。大抵此嫗年鬢既多。又爲東貝足音所亂耳。聽遂聒門外。已有足音爲愛立司所聞。嫗尙未覺。及愛立司作色示之。嫗始覺。卽起止。東貝勿行。取酒及杯。賓之几上。更啟其扉。則巴伊拉入矣。嫗呼曰。佳兒至矣。汝卽吾兒也。巴伊拉大呼曰。密昔司白。老姆。汝愛我可也。何爲堅抱吾身。令人氣壅而死。須留意吾鳥籠在是也。嫗向承塵似呼天而慙曰。汝觀之。吾待彼如兒。彼乃視鳥籠之重。尤重於我。巴伊拉曰。密昔司白。老姆。我固愛爾。惟爾行妬。乃及於籠鳥何也。且吾之愛爾。初非抱爾欲致爾於死。巴伊拉語時。

神情之間似謂果可以死。嫗者則決死無吝。巴伊拉曰：我之重鳥，初非有罪。汝謂此鳥爲誰畜者？嫗曰：汝主人乎？巴伊拉此時置鳥於几上，曰：此鸚哥也。嫗曰：我知之。此密司忒卡格爾鸚哥也。巴伊拉曰：密昔司何爲語及吾主人之名？因自抓其髮曰：我真交蹇連汝之所爲，乃令人生憎。嫗大怒曰：汝敢欺我耶？汝直忘恩之童子。巴伊拉哭曰：我何嘗欺爾？我非愛爾者耶？嫗僞笑曰：汝愛我耶？則又抱之絕緊。巴伊拉力掙而脫，脫時髮已飛立。巴伊拉曰：天下愛人，乃有如是之猛烈。吾但願爾句復改口曰：密昔司白老姆。汝佳乎？嫗怒曰：汝自上禮拜來後，乃竟不再來。巴伊拉曰：吾不預言以今日來乎？嫗曰：來無恙乎？吾固願嫗之了也。一自進門以來，一無言說，乃直抱我至於氣咽而面頰。嫗卽斟酒曰：飲酒少壓其驚。巴伊拉引杯曰：密昔司白老姆。吾爲爾飲壽。但願爾如此，如此祈禱之詞，雖未出口，然以顏色辨之，非祝福殆求禍也。巴伊拉復舉杯曰：我爲彼飲壽，亦願其如此，如此。此時愛立司目光似面牆，實則注意乎東貝。巴伊拉語後立覆其杯，言曰：密昔司白老姆。汝深知鳥性者，此閱歷蓋嘗

爾百苦而倖得者。嫗怒曰。汝喫苦於吾家耶。吾何苦授爾者。巴伊拉曰。誤誤。吾言受。祜。汝聾也。然姥之處我薄矣。爲汝所擾。幾忘吾言。嫗曰。汝不言吾善於相鳥耶。巴伊拉曰。然。此鳥屬我矣。有一人家且遷。物亦將拍賣。吾百忙中。暫藏此鳥於姥家。代我飼之。可乎。有鳥在於姥家。吾常至此。尙有所藉口。嫗曰。汝爲鳥來。不爲人來矣。巴伊拉曰。舍姥外言鳥耳。卽我專誠探問。亦職所應。爾更勿爲此。擴厲之容。嫗曰。彼何嘗念我者。然我安能彙汝。此鳥屬我可也。巴伊拉曰。汝司此鳥。宜留意。有一羽。鐵者。主人卽能辨之。嫗曰。爾主人乃明察秋毫之末。巴伊拉曰。勿論此區區者。雖然。吾亦不宜多口。語後卽四盼復引。滿其杯。遂以手弄鸚哥。嫗此時眼光注巴伊拉。移楊近之眼中。亦僞視此鳥。從容言曰。巴伊拉。汝近無事矣。答曰。姥勿問此事。嫗曰。汝之工錢及飯。仍取諸主人乎。巴伊拉曰。此鳥乃大佳妙。嫗怒目視之。而巴伊拉僞爲不見。嫗曰。我乃不明。爾主人胡以不挈汝同行。巴伊拉仍如不聞。嫗引手作勢。欲扼其吭。然且不動。先曰。孺子。巴伊拉曰。何事。嫗曰。我言爾主人胡以不挈爾同行。巴伊拉曰。

不必言此。立時。嫗忽擗巴伊拉之髮。以手扼其吭。巴伊拉色立變。呼曰。密昔司。釋手。勿致人於死。少婦救我。句救我。句咽際已咯咯然動。愛立司一不之動。坐視二人一撲一抵。至於牆隅。至時。巴伊拉身脫氣咻咻然喘。老嫗少歇。復前。愛立司曰。母也。良佳。當立碎其軀。巴伊拉驚曰。汝亦如是耶。吾何時開罪於汝。我罪伊何。乃碎吾軀。汝輩尙自命爲女人。耶女人溫柔之質。又安往。嫗曰。汝忘恩之狗。冒人之狗。巴伊拉曰。姥且靜。我究何罪。汝不言愛我耶。嫗曰。我今不言。我言彼乃拒我。我好奇欲聞彼主人及彼夫人消息。彼乃敢峻絕。如是。今我亦不汝問。汝行乎。巴伊拉曰。姥又誤矣。我何嘗言。行幸恕我。勿暴怒。嫗曰。我決不汝問。汝不知恩之畜類去矣。我決不留汝。惟外間有數人欲仇汝。我今決與彼言。彼方覓汝如狗之覓狐。汝固忘彼彼或不忘汝。汝去。汝去。汝果有力量能終祕爾主人之事。愛立司彼人焉。及我。我今開門趣行。勿留。勿留。嫗反覆是言。巴伊拉哭曰。密昔司。白老姆。汝竟存心死此童子耶。請爾再思。勿出辣手。嫗曰。汝勿語我。但行。但行。巴伊拉曰。我何敢行。以一童子處此危難。苦乃。

萬狀。我故小心。以彼明能。燭幽。我何敢背。汝果欲聞。彼事。我何妨一言。汝今日問我何事。又對愛立司曰。汝但乞老母一問足矣。愛立司曰。母聞其言乎。母且問彼。更不盡言。死之亦未爲晚。嫗聞言。怒似少霽。再與巴伊拉接手。少抱巴伊拉。防更扼其吭。則瑟縮而退。隅坐嫗旁。目光流盼。防其更肆毒手。嫗引巴伊拉之手。於懷中。言曰。吾親愛之孺子。吾問汝主人何爲。巴伊拉曰。乞勿高聲。彼大致佳也。謝嫗。見存嫗曰。汝賃值尙存乎。曰。亦月得錢如故。嫗曰。汝長日何事。曰。事無一定。但令我留意。嫗曰。主人外出乎。曰。姥胡不更談他事。嫗聞言。且立起。巴伊拉大窘。卽曰。大致在外國指愛立司曰。彼何爲。以目後顧。嫗則力挽其臂。曰。汝勿恤。吾女。吾女故態如此。今且問汝見彼美夫人乎。巴伊拉哭曰。安有所謂夫人。嫗曰。無耶。此夫人卽密昔司東貝巴伊拉曰。彼也。吾乃一見其人。嫗曰。是否爲彼。起行之夕。巴伊拉曰。姥旣知之。何必令我覆述。嫗曰。卽於是日出外。國耶。其人又安往。汝又於何處得之。彼笑耶。哭耶。一一示我。趣言之。汝但言。我必不語人前。此不啻與爾談祕事乎。今其人先適何地。巴伊拉。

欲言立咽。嫗曰：汝啞耶？巴伊拉曰：我乃非啞。姥令一童子出話，乃責之以電力。果我爲電者，則電力一及汝，卽已矣。嫗怒曰：汝何言？巴伊拉曰：我言愛爾，汝適非問彼二人安適耶？二人者一男一女乎？嫗曰：然。曰：彼未有所適。卽曰：勿動，勿動。彼二人非一次行也。惟行蹤甚祕，無人能悉其時。吾但知其分路行也。嫗曰：行必有相遇之處。曰：然。非有約會之地者，如何遽行？嫗仍力引之曰：後此如何？巴伊拉曰：姥所問者，應已足矣。此時巴伊拉每答一語，必一拭淚。曰：姥適非問女子之哭。笑耶？嫗點首。巴伊拉曰：彼不笑，不哭。吾見彼時，姥可立誓，勿告人。嫗豈不能起誓者耶？嫗之宗旨，但欲復室中人知之而已。卽大聲立誓。巴伊拉曰：吾送之至燒司安白登船埠，彼一路堅鎮如石。象明晨尙爾。後此吾亦歸，見其在船上時，丰裁亦如是。此足矣乎？嫗曰：未也。巴伊拉欲哭，久乃曰：天下乃有老嫗如是之很毒。今尙何問？嫗曰：我問爾主人安往。知此語，巴伊拉必不卽言，則堅持而獮視之。巴伊拉曰：主人行蹤，吾實不知，敢立誓自明。惟臨行時，告我勿多言。此語告姥，非摯友。吾亦不語。姥告人者，法當請死於天。果

爲彼知爾我均不能生彼人之力何施不能獲者爾良不知彼之能力實告姥百事皆不能愚彼嫗曰吾不立誓乎汝乃敢謂我忘誓巴伊拉曰吾誠知爾語時爲態甚疑復曰言之汝亦非幸嫗曰巴伊拉巴伊拉驚曰尙有事耶嫗曰巴伊拉彼會於何地巴伊拉以拇指加諸齒復以指自劃其胸際者再似不能安坐於榻上久久言曰吾安知者嫗復作勢擣髮而扼吭言曰孺子已引我至此中道萬不能廢我非窮詰底細不可巴伊拉曰外國之名我何由脫口我尙僮廝汝偌大之年胡不見諒嫗曰雖不之知必聞人言說且其聲何類巴伊拉曰我乃未聞其聲嫗曰能拼其字形乎巴伊拉如笑如哭納手襟間出粉筆小半嫗卽拂去几上之塵令書復作勢隱示廂中之客巴伊拉曰吾書後汝不宜更問矣果更問者吾決不能知矣誠告爾吾果見其書汝曾否欲吾述所以見此之故嫗點首巴伊拉復曰誠告爾告後爾可勿絮絮嫗曰諾曰有人以此夫人屬我令我送之船上臨行時此人在紙上書地名付夫人防其遺忘孰知此夫人得後卽碎而擲之吾潛拾之中書到某地汝當立誓勿宣嫗

點首。巴伊拉以筆作「」字。嫗曰：「此爲「」字。」巴伊拉曰：「嫗勿喧。但觀之而知之可也。」嫗曰：「巴伊拉爾書須巨。吾目瞶，頗不了了。」語後舉手以示廂中之人。巴伊拉快伏。書東貝已臨足立其後。此時眼光出。巴伊拉肩。上愛立司亦注意。几上之書每得一字，母唇輒微動，似拼合其音。且以眉目示意於東貝。書竟，二人合併，皆成「DION」字。曰：「迭雍巴伊拉書竟，卽唾沫於手，力擦其字，尙有白色未淨者，亦以袖拭去之。謂老嫗曰：「姥應知足矣。」嫗此時始釋其手，拊其背慰之。此時巴伊拉心驚而酒醉，竟伏案而寐。嫗聞鼾聲，發卽入小門中，引東貝出。然仍以身蔽巴伊拉，勿令見東貝眼光。則直注東貝。東貝遂以物按其手，鏘然有金錢聲。嫗張目如烏鴉。愛立司此時亦注目東貝之出，見其顏色絕白，飛步而去。迨門閉，始面其母。嫗握手至愛立司前，張手微示金色，似防爲女所奪。言曰：「愛立司，此人之行將何爲者？」女曰：「必加毒手。」嫗曰：「殺之乎？」女曰：「其人如狂易，安知其不如此果？」東貝不殺賊，賊亦且殺東貝。此時愛立司眼光凶露，顏色慘白。母女分坐。嫗則俯視其金錢，不已。愛立司努目上翹，如有所思。巴

伊拉睡乃至濃屋中。但有鸚哥動耳。人皆無言。而鸚喙則力嚙其籠。似解主人有難。欲飛而傳語者。

第五十三章

卡格爾此次所爲彌天之大惡。爲之悚懾。無一息安者。則其一兄一妹耳。其痛乃較東貝爲甚。東貝有復仇之心。堅凝專一。尙可自解。平日驕恣。倔強冷澀。深沈種種心質。如合萬派之纖流。歸入大河而去。綜其名目曰復仇。外觀似一無所動。然復仇之堅。較平日之凶德。乃很至數倍。外雖衣冠如故。而噬人之心。乃過於驚獸。此時心注仇復。自無心念及家事。若卡格爾之兄妹。則但有畏禍之心。一無排遣之術。妹氏哈里愛德。自思我果與仲兄同處者。用我規勸之言。阿兄或不至是。雖顧如是思想。然亦不悔誤。隨伯兄。至於約翰。一聞其弟爲此。則心碎如齏粉。自思吾兄弟二人。乃皆負恩而背主。因其弟之負恩。遂亦自咎。前此之失足。旣思已過。遂忘其弟之凶。一日卽爲東貝偵取巴伊拉消息之日。兄妹咸家居。忽見窗口有人影瞥過。闖然入門。則

迫處也。既入。自刷其履上之塵。言曰。昨日奉主人命令。以書與君。吾本侵晨卽來。乘君未出門。前付汝。以吾妻晨起。欲死者數。哈里愛德曰。密昔司迫處病。乃如是之篤耶。迫處閉門。始言曰。吾妻初無他病。自主人家暴變。因憂而成瘵。吾妻素弱。聞此噩耗。如急弦猝斷。實則此消息。不在弱。不勝衣者爲然。卽君家昆玉。亦必怏怏無聊。女歎息視其兄。迫處曰。卽我亦至悲梗。自聞此事。乃陶然如醉。每日晨起。直同夜飲。不支。頭岑岑。不能自止。顧迫處。今日顏色。果有病酒之容。實則迫處。每日爲人偵取。東貝消息。恆飲之酒。肆之中。安能不爲此態。迫處曰。我局外之人。尙爾弗安。則君家昆玉。爲骨肉之親。胡能自免。於戚語後。無聲似待。彼兄妹。爲抱歉之言。顧乃無有。則以手著鼻間。微咳。用待報章。而兄妹仍無言。則復以冠自掩其口。再咳。以示意。至是仍渺然無聲。於是納手懷中。取東貝書。笑曰。主人言勿須作覆。請君觀之。應否答書。約翰啟視。則東貝手筆。書語未長。觀後言曰。此可勿答。迫處卻退曰。請密司晨安。此事當自排遣。勿介介於中。又卻退數武。言曰。報中終日偵取消息。有某禮拜報中訪事。

竟欲以資與我。請我盡言。此等人長日均在主人宅次候我。昨日待至八點以後。尚在鑰寶之中張望。惟此鑰爲專利之鎖。乃無寶足窺。尙有一報館訪事。在王臂肆中勾我終日。我偶與言。而明日大字排印。則卽我之所言。語時納手於懷。似欲取報。而報乃弗在。但得其手套著之言曰。再見。迫處出門後。仍至王臂酒肆中宣言。謂密司卡格爾見已大哭。引我之手言曰。親愛之迫處。吾見爾中心滋慰。彼兄約翰謂我曰。迫處我乃不認有此弟。幸勿更言及此。兄妹二人待迫處去後。呼其兄曰。約翰。信中似非吉語。約翰歎曰。然此亦意中所料。作書之人。吾昨日尙一見之女曰。作書者爲誰。約翰曰。密司忒東貝也。昨日吾在肆中。東貝特過我。之前凡二次。前數日。吾故避之。顧又安得避。試思吾在肆中。卽彼仇之兄。見之胡不動念。女曰。彼曾語兄乎。約翰曰。未也。然心中固決其有此書。書辭決我矣。女聞言竦然。然患其兄不能堪。則立鎖其神。約翰出書讀曰。自此事出。我偶聞爾名。觀爾人。中心滋不能釋。今以書告爾。自今日起。爾我交絕。幸勿再至吾肆。附上銀票。此爲我厚待爾身之惠。汝幸自謀可也。

約翰讀至此。言曰。哈里愛德。此事尙屬主人宏量。哈里愛德曰。以他人之過。殃及兒身。尙以爲宏量。則兄量亦自宏矣。約翰曰。吾兄弟多謬戾。宜其聞名而怒。勿論主人。卽吾自思此一姓之人。咸爲惡種。惟吾妹亦姓此姓。故亦不敢遽輕吾姓。哈里愛德曰。伯兄果愛我者。萬勿爲是放言。約翰以手掩面無言。哈里愛德竟至其前。力挽其兄之手。言曰。伯兄。吾兄弟託衣食於主家。爲年久矣。一旦凶終。令人不無耿耿。然吾輩當思自活之方。約翰聽之。我骨肉二人。彼此以力相助。當無必死之方。言次。微笑親其兄之手。約翰在萬死中。如得生趣。言曰。親賢之妹。氏妹之摯情。乃不棄伯兄之不肖。忍貧隨我。我媿無以報德。吾旣無朋友之助。以我與妹同居。至以我之惡名。力祛妹氏友朋。於無迹甯非我之累汝。哈里愛德以手掩約翰之口。曰。伯兄。勿爾果念我爲骨肉。萬勿再言。遂與約翰同坐。言曰。約翰。吾亦慮及伯兄有此危難之時。吾已爲兄留一後援。平日初未語兄以吾家尙未餒死。故終不言今事急矣。妹固有一朋友。其力足以助我。約翰曰。良友誰姓。女曰。並我弗知。此友前來覓我。言有危難必來。